

独步日本文坛的华裔作家

# 陈舜臣

的文学世界

曹志伟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 俗文化語彙 · 1

# 陳年

陳年

俗文化語彙

◎ 俗文化語彙 · 1

独步日本文坛的华裔作家

# 陈舜臣的文学世界

曹志伟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舜臣的文学世界:独步日本文坛的华裔作家/曹志  
伟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7  
ISBN 978-7-201-05963-1

I. 陈… II. 曹… III. ①陈舜臣—生平事迹②陈舜臣—  
文学研究 IV. K833.135.6 I313.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2017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0.125 印张

字数:250 千字 印数:1-2,000

定 价:24.00 元

## 致中国读者

陈舜臣

关于我的作品和经历，由曹志伟先生执笔的著作将要付梓了。为此我感到既荣幸，同时又有些不安。今年（2007）在我居住的神户市举行了第9届世界华商大会，作为大会活动的一项内容，《陈舜臣的世界展》在东京、横滨、神户这三座城市举行。从8月29日开始的两周内，在神户大丸百货商场的会场展出。难得的是展出的第一天，曹志伟先生一家特意赶到神户。此次展出中我有机会回顾自己一生的很多事情。在此之际，曹氏的著作将要问世，这也可能有什么缘分吧。

写作这种职业，我觉得似乎是向他人诉说什么。我究竟想要向谁说什么呢？平时虽没有这种意识，但因为 I 居住在日本，用日语写作，当然设想的读者是日本人。对定居海外、有中国背景的我来说，内心常常有一种愿望，即希望日本人更多地知道中国。与其说是愿望，不如说是我的本能。

在某种程度上，作家的全部作品融汇在他的处女作之中——有这样一种说法。不仅一个人这样说过，而且几个人都说过相同的话，只是我记不清是谁说的了。我的处女作是获得江户川乱步

奖的《枯草之根》。我对这部作品情有独钟。这部作品以神户为舞台，登场人物是有中国背景的人，即多为华侨。故事情节与人们背负的过去有着深层的联系。我必须搞清将这个时代的东亚居民卷入动乱的原因。从我立志当作家起，就想写我所经历的“时代”。这个时代笼统地说就是“近现代史”。那究竟是什么时代呢？我读了各种史料，坚信鸦片战争就是这个时代的开端。

获奖后，我接到了多家出版社的约稿。因为获了推理小说奖，所以约稿几乎都是推理小说。我非常喜欢推理小说，由于那时年轻，可以完成约稿的写作。在选择犯罪动机时，我大多选择与动荡期有密切关系的东西。大概敏锐的编辑看出了我的心思。那时编辑问：“陈先生，你现在最想写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鸦片战争。”问此话的是讲谈社的斋藤先生。他说：“请写吧，截稿没有期限，即使几千页也行。”他接受了我的要求，这对我来说是难得的机会。”我完成了三千多页《鸦片战争》的书稿，该书于1967年由讲谈社出版了。

如果写系列中国近现代历史小说，鸦片战争之后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可是我对太平天国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而且有关资料也不那么容易读通。那时在中国掀起了好几次太平天国研究的热潮，每次都出现大批论文，我必须参考罗尔纲、简又文、郭廷以等人的研究。我痛感从头开始连续地把握中国历史比什么都重要。作为通俗读物，我的《小说十八史略》在《周刊每日》连载，同时又按自己的理解写了通史。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全15卷）。

50岁时，作为NHK特别节目《丝绸之路》的顾问，我参加了节目的制作和解说工作。同时一有机会，我就到世界各地旅游。那吮我尽量去各国的中国城，想寻找中国人的根。我祖父那代是清朝的臣民，父亲那代从出生时就是日本殖民地的人。台湾割让给日本是在1895年，我父亲是1896年出生的。有关这些情况，我经常从父亲和那个年代的人们那里听到。在日本有义务教育制度，而在殖民地台湾却没有这种制度。小学是日本孩子上的学校，台

湾子弟上的学校叫“公学校”，因为它不是义务教育，好像入学退学自由。父亲那一代的孩子有一多半没有去上学，这就意味着有半数以上的人不会日语。他们当中少数人民族意识极强，害怕自己的子弟去日本学校学日语，变成日本人，也有的家庭送孩子去汉语私塾。

我家移居日本，要接受义务教育，所以将孩子送进日本学校。可是我祖父民族意识强烈，担心孙子们日本化，有危机感。因此在家庭内实施了民族教育，课本是《三字经》。在神户住着很多华人，梁启超创办了同文学校。此外，还有几所小规模的学校。可是最大的同文学校用广东话授课，其他也有用上海话授课的。日中战争即将爆发前，授课才统一用北京话。因签订了辛丑和约（义和团事件的媾和），中国以关税为担保，按年利支付四亿零五千两的赔偿金，到1940年还清时，加上利息其金额达九亿八千万两。从贫困国家索取钱财，人们认为这种征收极为恶劣，因此这笔钱用于与中国有关的文化事业。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研究所就是那时建立的。华侨系统的学校也得到了辛丑和约的资金，但其条件是各校统一使用北京话授课。老华侨只会方言是因为在那个时期以前从学校毕业的缘故。在这种环境下，一个在神户生活的华人，跨越半个世纪，紧握自我表现的笔。

我满21岁以前，作为日本殖民地台湾出身的人，在日本长大受日本教育，后来，我返回台湾，在那里度过了三年半的教师生活。那时重新回到中国的台湾，是发生“二二八”事件的动荡时期。后来我返回神户的老家结了婚，帮助父亲从事贸易经营达十年之久。以获奖为契机，我成为职业作家，经历了50年的岁月，这就是我的简历。这些在我的作品中究竟是怎样表达的，我自己也不清楚。然而在半个世纪中，我自己的想法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可能与知识阶层有相同的倾向吧。在国力贫弱、受列强欺压的时代，有被过强的民族主义支配的心情。这种心情随着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就会产生对世界负起责任的想法，这好像已成为主流

倾向。特别对我来说,亲身经历过殖民地的统治,对中国古典中出现的“大同”理想,抱有特殊的关心。这可能在我的作品中留下某些印记。曹氏挖掘出连我自己都不太清楚的问题,为此,我充满着期待。



## 序

### 陈舜臣与他的两个文化故乡

王晓平

从日本南部冲绳岛的那霸市，到北部的秋田县，每到一个地方，逛各类书店都是我的文化大餐。只要有文学书，不论书店大小新旧，抬腿就进。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没有一家看不到陈舜臣书的。陈舜臣从 20 世纪 60 年代登上文坛，笔不离华人，心不离神州，他著述之丰、读者群之大，令我惊叹。小说、随笔、游记、编译，说是著述等身，可谓名副其实。在神户美术馆有陈舜臣展室，名为“陈舜臣的世界——传给 21 世纪的信息”的展览，多次在各地巡回展出。关西人以司马辽太郎与陈舜臣同出于关西而自豪。

然而，同样令人奇怪的是，直到 2006 年底，走进任何一家书店，哪怕是文学专门书店，也没有见到过一部研究陈舜臣的专著。陈舜臣得过各种文学奖，他用自己的作品和日本社会中那些希望了解中国、中国文化与中日关系的人对话，又使无数人因他的作品而加深了对中国的兴趣，甚至也使有些青年人由于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而加入到写中国的作家队伍中来；而日本文学研究者却

缺乏对他的深度关切。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这都不能不说是 20 世纪日本文学研究的缺憾。

他的小说与随笔，虽在中国内地也有几种译本，对他的历史小说，王向远在《日本中国题材文学史》中还有专章重点描述，但对他的系统研究却姗姗来迟。现在，由曹志伟撰写的《陈舜臣的文学世界》终于问世了，我们应该庆幸陈舜臣有可能找到更多的知音。

曹志伟的这部著述，对陈舜臣的创作生涯作了全面回顾，将其作品置于日本战后激荡多变的文化潮流与错综复杂的中日关系背景中加以评价，充分肯定了陈舜臣对 20 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杰出贡献。读过这本书，一定会有许多读者希望走进这位半个世纪在日本写华人、写中国的学者兼作家，也通过他，认识日本的一个时代，一种文化。

陈舜臣的父母均为台湾人，而他本人出生在神户，是吮吸中日两国文化乳汁成长起来的作家。要读解这样一位作家，当然是以具有两种文化背景的学者为好。曹志伟早年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学院，后在名古屋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又在那里生活与工作多年，尔后在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他在确定研究陈舜臣之后，搜集了陈舜臣的大部分作品。陈舜臣究竟写了多少作欠就连高产作家本人都记不清了，因而当曹志伟问作家是否发表过约 160 部作品时，陈舜臣倍感惊讶。曹志伟花了大量时间去阅读陈舜臣的日文原著，在先行研究资料极为匮乏的情况下，深读精思，以自己在日生活的体验，品味陈舜臣作品的文化意义。他的研究不是从抽象的概念术语出发，而是从文学现象中存在的问题出发，一头扎进去，一步步深入，希图理解陈舜臣文学的真实价值。尽管这仅是开端，但迈出的一步却是扎实的。

我读陈舜臣的书，比不上曹志伟妨得多，但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陆续接触到他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日本的“仔华思想说”持有的独到见解。

所谓“中华思想”，是日本学界流传颇广的一个有关中国的关

关键词。一提到中国人的心理结构，许多学者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中华思想”。那么，何谓“中华思想”？据日本小学馆出版的《日本国语大辞典》的解释，是指“以实现了儒教王道为政治理想的汉民族而引以自豪、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其文化和思想最有价值而自负的想法”。不论这种概括是否得当，根据这个定义，起码应该说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但是，在现代日本学界，却有人将它的意义大为扩大，似乎中国人无不认为只有自己的文化才是最高的文化，故而妄自尊大，鄙视其他任何不同的文化。许多提到中国的书，在解释中国文化现象的时候，都把这个西方人创造的“中华思想说”搬出来，它似乎成了一剂解析中国人举动的万应灵药。

在一篇介绍《论语》在日本近代的文章中说：“中国基于本国文化为最高的中华思想，传统上不承认别的文化的价值”，又如一位评论家在评论陈舜臣的作品塑造了中国文学中前所未有的形象之后说，这是因为在中国有欧美人和日本人都理解不了的“中华思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中华思想”颇为有些比较文学研究者所乐道。有位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名的比较文学专家，把认为凡是本国文化具有最高价值的思想都称为“中华思想”，而把日本这样积极吸取先进文化的思想则称为“他华思想”，说“像法国那样具有强烈‘中华思想’的国度，总强调本国文学给其他国家的影响，致力于这类研究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相反，像日本这样具有强烈的‘他华思想’的国度，总强调受外国文化的影响，致力于这类研究的倾向，也是非常明显的。”他还引用西方学者的话，把研究中国文学影响日本的文章，都称为“学者的游戏”。这样的议论可能说出了一部分事实，却掩盖了更为重要的事实。不仅很多研究中国文化造诣很深的学者对此常常随声附和，而且近年来主张中国“崩溃论”或“威胁论”（两者时而交替）的人，动辄高谈“中国野心”的人，也对“中华思想说”津津乐道。

“中华思想说”由来已久，而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最多为

人提及。那时学术界忙于解释明治维新成功、日本战后迅速复兴的文化原因，常有人举落后的中国为例以作对照与反证。从那以后无数次地被引用与重复，“中华思想”就逐渐成为一些人认识中国人的先入之见。带着这种先入之见，就很难与中国学者真诚平等相待，因为很容易将语言、表情、动作的习惯不同，也视为中国人傲慢的证据。带着这种先入之见，好像中国人还都以世界中心自居，骨子里视周边为“夷狄”，对别国文化之长视而不见。这种先入之见，不仅成为阻碍平等交流的屏障，而且使正确观察、理解中国人变得困难起来。社会越发展，这种“中华思想”便越显得渺小，因为在现代人看来，在文化上任何动辄自诩为“世界某某中心”的说法，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可笑的。把“中华思想”的帽子扣在中国人头上，足以让他们矮一截儿。

其实，那些讥笑中国人都有妄自尊大的“中华思想”的人，才是可笑的。问题是谁来对这种曲解中国文化的观点说一声“不”。据我所知，陈舜臣就是一位，而且是最坚定自觉的一位。

陈舜臣在小说中，描绘了许多超越地域、民族偏见而怀抱人类和睦相处的理想、在多民族冲突与融合中特立独行的人物，他反对偏执的民族主义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对于这种散布偏见与误解的“中华思想说”，才能旗帜鲜明地加以否定。从70年代起，他不止一次谈到“中华思想说”的不当。在他与作家田中芳树的对谈中，他说：

人们经常提到唯我独尊的中华思想，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它的真正含义是消除排他性的成分，包容全部才是中华思想的初衷，也就是说，中华是中间的华，所以将其视为包含一切的观点是可行的。中华思想大体上是本国的骄傲，这种想法谁都会有的，但它同排外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陈舜臣针对将所谓“中华思想”说成中国特产怪物的论调，举

例说，幕府末年一位日本人到中国与中国人笔谈，当中国人问他日本“敬何神”的时候，这位日本人马上说日本“万世一统”，故而“冠于万国之上”。陈舜臣进而指出，与日本奉行的“血统主义”相对照，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兼收并蓄、包容多元文化的传统。如果中国也延续世袭的“血统主义”，那么早就颓亡了。

陈舜臣的这些见解，与日本流行的“中华思想说”的喧哗相比，虽然声音显得微弱，却道出了本质。今天，谁要是抱定“老子天下第一”的文化观，显然是首先应当警惕的，然而戴着认定中华民族唯我独尊的“中华思想”的有色眼镜，则一定看不清古代中国与周边各民族交流的真实历史，再把这副有色眼镜戴得牢牢的，就更可能对中国的未来作出误判。陈舜臣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语调平缓而委婉，有十足的日本腔，但那一针见血、直击要害的观点，又是有中国风格的。

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陈舜臣从小在双重语言环境中生活，自幼从家人那里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在神户这个多种文化汇聚的地方长大，加上对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的钻研，这些都使他擅长于用多元文化共存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在他看来，每个民族都有理由为自己的民族文化而自豪，却不可以贬低其他文化来标榜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将中国人的心理结构说成是唯我独尊的这种“中华思想说”，恰是以中国文化的落后性、封闭性与保守性，来反衬另一种文化。近年来，我国对日本中国学的研究日渐深入，但对影响日本学人中国观的关键词，却少见深入剖析。陈舜臣关于“中华思想说”的这些论述，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

记得在我刚从事中日文学交流史研究的时候，就有一位资深的日本文学专家告诉我，日本人不爱听中国文学影响了日本的话，言外之意，这样的话让他们的人去说就行了，而我却感到这并不能代替我们的研究。后来，读到陈舜臣的文章，心中便豁然开朗。陈舜臣指出，有些人，主要是属于“脱亚论”方面的，他们的不少结论认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只是表面的，或者即便承认有

影响,也好像是从反面来列举的。他指出,在明治以后的日本似乎有一种倾向,可能来自“脱亚论”的气氛和作为亚洲盟主的自负,想尽可能冲淡从中国所受到的影响,人们热衷于发现日本独特的东西,甚至借助外国人的力量。这虽然是可以的,但是过于轻视中国的影响,那就会远离真实。陈舜臣更以“仁”这样的观念在日本的接受过程,说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温故知新,陈舜臣这些话仍有现实的学术意义。近年来,否认或贬低中国文化影响的日中文化“异母论”等的出现,都有过于拉大中日文化历史距离的倾向。研究中日文学关系的人,也必须面对那不屑一顾的嘘声。同时,仍有学者尊重历史真相,以追求真实的真诚与执著注自于两国的文化因缘。这些学者是我们首先应当注重沟通与对话的对象。

陈舜臣对于自己的两种文化故乡都心怀真诚。他期待日中两国和睦相处,人民相互理解,愿通过自己的作品,减少一点一般日本人对中国、中国文化的隔膜、误解和不理解。他提出的“邻人说”,强调日中互为邻人,是不可更改的现实,因而需要认识邻人是和自己不同的人,而不宜随心所欲地制造邻人的形象。陈舜臣长于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来说明这两种文化的差异,往往运用两两相对的语言,如说中国人注重过程,日本伤注重结果;中国人多用说服主义,而日本人多用命令主义等等。这固然是20世纪比较文化常用的方法,具有简明易懂的特点,令人感到亲切,但也易于偏向两极化,导致以偏概全。陈舜臣这些说法,又完全是基于两种文化平等、足可相互补充的认识,而这恰是我们阅读陈舜臣常可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的。

陈舜臣的小说、随笔、游记、译作,文字风格各异,而大都晓畅而多滋味,所以他那常谈常新的中国话题,能够抓住日本读者半个世纪。曹志伟这本书文字也相当平实。多年以来,比较文学界比较时兴一种“玄味”十足的文风,青年学者时常怕有“无理论、无深度”之嫌,而忙于追寻“新概念”,当然这也是“一体”、“一派”,且有利于追新逐异之便。不过,如果因此而丢了“摸透材料、想透问题、

说透焦点”的工夫,就可能弃本逐末了。平实不等于直白,相信曹志伟的下一部会写得更为透彻和娴熟。

## 前 言

陈舜臣是日本的著名作家，其不少作品不仅有汉语版，还有英语版、朝鲜语版。因此，陈舜臣文学不仅属于日本，也属于中国，更具有世界意义。可以相信其文化思想发出的震撼音符，不仅回荡在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上空，还将回荡在世界历史的广阔星空中，那深邃、美妙的音符将构成一曲对人类追求和谐、消除民族差异的交响曲。所以，陈舜臣文学具有跨文化的国际视野及超越民族、语言、宗教的鲜明特点。我们用时代与文化“双重透视”的方法来考察陈舜臣文学的内涵，对于认识其文学价值及独特的历史观极为重要。这也正是我选定陈舜臣为研究对象，并以陈舜臣的文学世界作为博士论文主攻方向的主要原因。我希望通过对陈舜臣人生旅途、文学成就的评述和探讨，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坐标上，更加清晰地认识他成为一代文学大师的成因、成就和某些局限性。

从日本文学史来看，还没有哪一位华裔作家能取得陈舜臣这样的文学成就。他自开始创作以来，作品主题一直围绕中国历史文化这一内容，以历史学家及小说家的身份活跃在日本当代文坛的最前沿。本书所关注的与其说是陈舜臣的文学成就，莫如说是双重文化作家的生存环境和成长轨迹，即中日两种文化碰撞和融合的过程。正可谓，人创造了文化，同时又被文化所造就。

日本在三四十年前，国际交流并非像现在这么盛行，媒体也没



有现在这么发达。在主流文坛几乎没有华人作品的背景下,处于边缘弱势地位的陈舜臣从寻找文化之根起步,到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不仅为自己找到了适当的位置,也包含着达成对话、进行交流的强烈愿望。可以说是特殊的生活经历和写作天赋,把陈舜臣推向中日文化交流的舞台,他是中日多元文化的产物,是文化交流的实践者。但是他的文化贡献长期以来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这与他在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陈舜臣用既重宏观把握又不失微观探索的方法从事创作。蕴藏在他那上百部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思想以及他本人对中日文化交流所做的努力,理应成为从文学角度给予关注和研究的一位作家。

陈舜臣具有神户和台湾两个故乡、两种文化传统和语言、两地不同的亲身感受。他特有的体验和思考,为日后成为作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决定了其文学作品的独特风格。陈舜臣是从故乡神户走向文坛的,神户多元文化的清新气息、新时代的进取精神都触动着他的文学旋律。中国历史文化和多姿多彩的华人群体又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和文学土壤。所有这些生活的音符都决定了他悠扬而深沉的文学基调。日本文化的素养还为他的作品增添了优雅色彩,使其作品既有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胸怀,又有日本文化纤细动人的情调。可以说是两种文化,不!是多元文化造就了陈舜臣这样一位作家。战争与和平对陈舜臣来说,意味着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各种体验,战争给他带来用语言难于表达的迷惘、苦涩;而和平又给他带来新的机遇。他想用各种人生体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文学道路,去筑起那不属于任何个人的、而是属于一切爱好和平人们的精神世界。

我在此想强调的是:陈舜臣的文学作品,并不是中国作家写的中国文学和历史,而是华裔日本作家写的日本民族以外的文学作品,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当然,陈舜臣文学也像其他作品一样可能有平淡之处,也可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我们应该摆脱传统文化的固有观念,大胆地预言:陈舜臣在文学领域的非凡成就将